

午夜之门

徐则臣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午夜之门

徐则臣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夜之门/徐则臣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8

ISBN 978-7-5396-5217-7

I. ①午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1187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策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姜婧婧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.625 字数:250千字

版次: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0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自序：一个人的乌托邦

我莫名其妙地迷恋过很多词，“乌托邦”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之一。在我喜欢上这个词之后很久，都没能把它和我的写作扯上关系，你很难想象写作和乌托邦的关系。但现在，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，如果我的写作的对面不矗立这样一个巨大的词，结果将会怎样。我说过：

“它像我文字经营的一面镜子，或者说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的写作本身。它是我所有努力的启示、目标、过程和结果，是我一个人的乌托邦。”

此乌托邦当然不是那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·莫尔的乌托邦，但它至少具备了其中的两个特质：一是作为意欲实现的想象之物；二是顽固的理想主义色彩。

在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看来，莫尔的“乌托邦”当然是无法实现的，这基本上不需要证明；但在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看来，一个通过写作建构的乌托邦是大有希望的，至少当它针对我的写作时，我逐渐看见了它的有形或者无形，它的存在或者虚无。这像一段相当矛盾的绕口令，就像我是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一样，自己跟自己打架。我想说的是，乌托邦于我，通过冲突和尴尬之后，必会和谐地诞生，其实它正在诞生。就像我的大脑里展开无论多么残酷的内战，最后我总能把自己收拾好。

顽固的理想主义，是我能够坚持写下去的根本动力之一。我

希望能看见一个个理想主义者在我笔下,沿着他们自己的理想之路向前冲,冲得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理所当然。可最后他们常常又以失败告终,找不到路,或者在即将找到时桥坍路断;那是我的悲观在作祟,我总无法让那些理想主义者胜利抵达终点。也许在我看来,终点是虚构的,永远不能存在的。既如此,为什么还让他们向前冲?我也说不清,唯一的解释是,我理想主义的恶癖总能及时地抬头和复辟。所以,只能弄出一群西绪福斯,让他们把石头推上去滚下来,滚下来再推上去,再推再滚再滚再推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做无用功,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终究也在做无用功。

可是现在——我在表达这个想法时充满了理直气壮的转折——我觉得那个写作的乌托邦于我是真切存在的,即使只是一个虚无的想象之物。我在按自己的想法去写,每写出一点,我都看见我的乌托邦又加了一块砖,添了一片瓦,里面又多了一把椅子和半杯水。我的所有写作除了在补充内部的容量,同时也在扩大外部的建筑。它的内部和外部一起在变。于是我继续说:

“有一天我发现,在我所有写作的前头蹲着一个东西,像一座城堡,或者一个城市,其中万象纷扰。因为遥远,看上去含混又漫漶。这些年它一直在,只是随着我写作的持续和深入,逐渐变得庞大和明确,它不再形如城堡或者城市,而是一个世界,或者世界一样的东西。可世界是什么样子?说不好。所以我无法把它准确地描述出来。”

这个乌托邦容纳了我所表达出的一切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想到的、感觉到的、触摸到的,以及由此导致的想像和虚构;包括了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;囊括了我的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西绪福斯;还有我将要表达和永远也表达不出来的属于我的东西。

——“归根结底，以我的方式冲那个文学的乌托邦去，接近的同时建造，建造的同时确立出自己”。它是我一个人的乌托邦。

包括这个《午夜之门》。

徐则臣

2015年2月18日，除夕，知春里

目 录

自序：一个人的乌托邦 /1

第一部：石码头 /1

第二部：紫米 /94

第三部：午夜之门 /177

第四部：水边书 /293

第一部：石码头

1

黎明前的青石街上开始升腾水汽，丝丝缕缕徘徊不去，淡如幽蓝色的薄雾。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抱着两只清凉的胳膊看着门楼外的街道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。我还能看见门口那几块大青石上渗出的水珠，闪着含混琐碎的光。我在等人走过我家门前，告诉他婆婆在半夜里死了。

婆婆死在半夜，也可能更早。天一黑我们就睡了，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灯油；睡觉的时候她还好好的，和我说了大会儿话。她让我好好跟着叔叔学木匠手艺，总得找一个饭碗端在手里才能活下去。她又让我快点把个头长高，老是这么小，过两年连媳妇都找不到。婆婆常常这样说，好像是我自己不愿意长高似的。婆婆担忧有她的道理，我都十五岁了，看起来还像小孩一样单薄瘦小，她担心哪一天自己不在了，我一个人连饭都吃不上。最后她叹一口气，就睡了。杂货铺老歪家的公鸡一叫，就是我们该睡觉的时候。老歪家的公鸡就喜欢这时候叫，不三不四的。我头脑里闪了一下茴香的脸，她对我还像白天里那样不屑地笑。茴香的脸就闪一下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半夜里一泡尿把我憋醒。我忍了一会儿，还是不行，一定要去茅坑。我咕嘟着想摸黑起来，两只脚却动不了，被婆婆的两个膝盖

窝夹得紧紧的。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，我家就只有这一张床。婆婆睡在靠床头柜的那头，床头柜上有一盏煤油灯，半夜里我要起来撒尿她就给我点灯。我睡在另一头。宽大的老式床，祖传下来的，是我们家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。我记事以来就和婆婆睡在一起，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把两只脚放进婆婆的膝盖窝里。婆婆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和透明的皮，但她的膝盖窝还是很温暖。我把脚往后缩了几次，还是撒不出来，就急了。

“我要撒尿，”我闭着眼说，“点灯呀婆婆！憋不住了。”

没反应。往常只要我稍微有点动静婆婆就醒，等我有了撒尿的念头醒过来时，她已经把油灯点上了。她说人老了不要睡那么多的觉，打个瞌睡就够用半天的，所以经常半夜醒来。醒来了没事干，就坐起来在黑暗里看我睡觉，婆婆能看到我做梦的样子。要么就一个人卷上一根烟，慢慢地抽，抽完了就躺下，把我的脚放到她的膝盖窝里继续睡觉，等着下一次醒来。

可是现在婆婆一点反应没有。我又叫一声，还是不动。我想我得摸黑下床了。我摸到婆婆尖尖的小脚，想把她的腿拉直。拽了一下没直，再拽一下还是不行。我顺着她的脚摸到小腿，突然觉得不对劲了，婆婆的腿凉飕飕的，干枯的凉气沿着我的胳膊立刻爬遍全身，我剧烈地哆嗦一下。

“婆婆，婆婆！”

婆婆不答应。我身上开始冒汗。我抓住婆婆蜷着的腿，分不清是哪一条，用力向旁边一掰，我听见嘎嘣一声响，婆婆的腿松开了。我又去抓住另一条腿，还是嘎嘣一声。我的两只脚自由了。我一身大汗地从被窝里爬出来，只穿着一个小裤衩下了床，哆哆嗦嗦地来到床头柜前。眼睛已经适应了屋子里的黑暗，其实不完全是黑暗，还有如同浸了油的纸一样半透明的幽蓝。点亮油灯我看

到婆婆的脸，面对我，右腮贴着枕头，几缕花白的头发垂在脸上，眼一动不动地睁着，在火光里发出浑浊的光。嘴巴也固执地张开，我看到了阴影里仅有的几颗牙齿。婆婆一脸再也改变不了的惊骇表情。

油灯落地的声音。辛辣刺鼻的煤油味迅速充满整个房间。然后我感到一股温暖的水流从腿上流下来，源源不断。

“婆婆，我撒尿了。”我说，蹲下来伏在婆婆的床头小声地哭起来。

再次醒来我感到了冷，被冻醒的。我竟然伏在婆婆的床头睡着了。夜还很深，清凉如水，我摸到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找到衣服穿上，尿湿的内裤已经半干，我坚持把它穿在裤子里面。灯没了，我把地上残存的煤油点着，在微弱的火光里给婆婆穿好外衣。婆婆的腿被我从膝盖处扭断了，垂下床沿时不停地晃动。我甚至给婆婆打好了绑腿，穿上了鞋子。收拾完，我把婆婆平放到我家唯一的这张床上，拉上被子盖住她。被子蒙到脸上之前，我帮婆婆合上眼睛和嘴巴。在煤油即将燃尽的光亮里，我完整地看了婆婆的脸。她真的老了，合上眼睛和嘴巴后，所有的皱纹都平静下来，一脸空寂的死亡之相。

灯火灭后，我出了堂屋，天空逐渐透明，但离天亮还得一会儿工夫。天变得高远，院子里弥漫着浓郁的槐树花的香甜味。夜寂静，只能听到一两艘船经过石码头的划桨声，慢悠悠的一声之后，半天才是另一声，像从极远处传来的做梦的声音。除了睡着的，就是快要睡着的。没有狗叫，没有人声，头顶上是风在穿过花香。我想找一个睡醒了的人，告诉他婆婆已经死了。

也许站在高处我可以看得更远，所以我爬上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。一树雪白香甜的槐树花，在夜露里味道正好。我爬到那个

被我的屁股磨得溜光的树杈间，顺手捋了一串槐树花塞进嘴里。从那个地方可以看清四周各个方向。隔壁叔叔家的屋里黑灯瞎火，人影都没有，叔叔的呼噜声很响。再远一家也如此，狗都静静地趴在地上。母鸡们站在丝瓜架上，一条腿站着，做着悬在半空里的梦。更远一点的是拐一个弯过去的花街，整条街都和所有的夜晚一样安宁。老歪的杂货铺，林家的裁缝店，蓝麻子的豆腐店，店铺的拆合门都排列得整整齐齐。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会安静地死在这个夜晚。

北边就是石码头，和我站在的这棵槐树很近。偶尔几条夜航船从运河里经过，船桨搅动黑蓝色的水面，能看清船夫的两条赤裸的粗壮胳膊也闪着油亮的蓝光。他们和漆黑的船舱里的人一样，一声不吭。码头的水淋淋的台阶整整齐齐，还没有早起的人站在上面，一会儿就该出现了。每天都有人在石码头上上下下各种船只，不明白他们忙忙碌碌的到底有什么事要在运河上跑来跑去。

没有人沿着青石路向这边走，谁我都喊不到。我失望地从树上来，满口花香。我希望天早一点亮，那时街坊邻居就会提着马桶经过我的家门。他们到运河里涮马桶都经过这里。我把院门打开，在冰凉的石门槛上坐一会儿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因为不放心婆婆一个人躺在那里，我又来到堂屋，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照样可以看清每一个过路人。

有点冷，我努力不让自己再睡过去，一遍遍用被木头磨秃的指甲掐自己的大腿。我要等来第一个人。

屋子里的煤油味一团团涌出门，渐渐地被槐树花的香甜覆盖和淹没。我后悔没在树上摘下几串槐花来，我应该把这些香甜可口的白花放在婆婆的枕头边上，婆婆一直很喜欢吃槐花。她说在過去的那些年里，槐花是我们的救命粮，要不是到处栽满槐树，运

河两边不知要饿死多少人。所以现在到处都是槐树。我再次爬到树上，摘一大堆槐花，从树上下来时听到了鸡叫。先是一只鸡，然后是两只，接着是三只，再接下来就分不清有多少只鸡在叫了，整个黎明的上空一片鸡啼。

鸡一叫天就亮，天一亮石码头和花街上的人就该起来，我叔叔他们也该起来了。我把槐花匆匆拿进屋里，摆在婆婆的枕头边上，又回到门槛上坐下。

陆陆续续响起开门的吱呀声和清早第一个伸懒腰的哈欠声，我知道他们都要起床了。我还听到婶婶白皮捏着嗓子的咳嗽声。第一个涮马桶的来了，他的马桶迷迷糊糊地摩擦着青石路面，发出沉闷的钝响。蓝麻子打着哈欠慢腾腾地走过我家门前。我冲上去，大喊一声：

“麻爷爷！”

蓝麻子愣在原地，穿着一件不带扣子的大褂，脚上是左右颠倒的拖鞋。他伸着脖子向我们家洞开的院门里看。因为跑得太急，我被石门槛绊倒了，摔在他跟前。

“麻爷爷，婆婆死了。”我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婆婆死了。”我突然感到孤单和悲伤，好像世界上不知怎么忽地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趴在潮湿的石板上忍不住大哭。“婆婆死了。”

蓝麻子手里的马桶晃动几下，没放稳当，骨碌碌在石板上滚起来，桶里的尿水泼了一地。他没理会马桶，也没理会我，跨过门槛向堂屋小跑。我趴在地上，闻到一股浓烈的尿骚味。然后听到蓝麻子在堂屋里大喊我叔叔的名字：

“满桌，满桌，睡死了！你妈死了！”

蓝麻子的嗓门很大。他喊过之后，周围就嘈乱起来，摔门声和脚步声此起彼伏。我趴在门楼下看到一双双穿着拖鞋的光脚奔凑过来，啪嗒啪嗒地击打着青石路面，从我旁边进了我家的院子。从他们的脚和裤子，我能分辨出进到我家院子的人有哪些。蓝麻子之后是裁缝店的老林，然后是杂货铺歪婆婆，跟上来的是老歪、蓝麻子的儿子良生、老光棍年五，还有其他人。有一双光脚在我鼻子前停下，看到那个缺半边趾甲的左脚大脚趾，我刚要想起那是谁脚，那只脚就踢到了我脸上，一股洗不掉的脚臭味涌到我鼻子前。

“婆婆都死了，你还死睡！”

我抹一把脸沿着脚腿向上看，看到满桌叔叔一张还没有来及清醒的脸，一只眼睛半开，一只眼睛半闭，两个眼角都堆着一摊眼眵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这时天已经大亮了。

2

茴香是在一打人都进了我家院子之后才趿拉着拖鞋过来的。她走得很慢，从他们家的院子出门再到我家的门楼下，不过几十步的路，她还是走了很长时间。她干什么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好像这世界上的事没一件事和她有关系。唯一能让她兴奋起来的的就是嘲讽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她蹲下来，一只手拿着缺三根齿的木梳子，另一只手捏一根头发往我鼻子眼里塞，打着满足的哈欠。

我打了一个喷嚏，她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呆木头，你趴在地上干什么？”茴香说，“喝尿呀？”

“婆婆死了。”

“那是你婆婆，不是我婆婆，关我屁事。我问你为什么趴在地上。有蚂蚁！哎呀，到处都是，爬到你鼻子里去了。”

我用手支着地面跳起来，摸着鼻子，哪有什么蚂蚁。我倒闻到了一股尿味，手上沾的尿抹到了嘴上。茴香又笑起来。

“呆木头，你什么时候脑袋才能开窍？还哭！哭什么哭？”

“我不叫呆木头，我叫木鱼！”我纠正了她一年，还是改不过来，“婆婆死了。”

“有什么好哭的，不就死一个老太婆嘛。走，看看去。”

她拎起我的耳朵拽着向院子里走，后面跟过来的是她姐姐花椒和她妈妈白皮，也就是我婶婶。她们刚从他们家的门楼底下出来。

“茴香，你又欺负木鱼了。”花椒说，也在梳头，“小心婆婆死了也要骂你。”

茴香没理她，和白皮一样没心没肺地笑起来。白皮不耐烦地说：“大清早睡得好好的，你说什么死不死呀？”

白皮的声音很好听，如果不是她那一头白里泛黄的头发和白得吓人的皮肤和脸，我还是喜欢听她说话的。她说话跟唱歌似的，老是拐着硬邦邦的弯。听人说东北人都这样说话。我信，因为花椒和茴香也是这么说话，但她们的头发、皮肤、脸和正常人一样，所以我更喜欢听她们俩说。

听到叔叔在喊我名字，我赶紧挣脱茴香跑进堂屋，看见叔叔正和歪婆婆、麻婆婆一起摆弄床上的婆婆。他们正在给婆婆穿上新衣服。我想起那些衣服了，是婆婆放在床头柜里的。几年前就放进去了。婆婆说，得早点把寿衣准备好，要不等死了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还能光着身子去见祖宗和那个死人哪？那个死人是指我爷爷，早死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他，他也没见过我。那身老蓝色的寿衣是婆婆请裁缝店林婆婆一起做的，做好了就放在床头柜里，每年都要拿出来晒几次。晒衣服时就说，你这么小，哪天才能长大？

我死了你可怎么活呀！

我说：“婆婆你不会死的，你要等我长大了挣钱给你花。挣大钱。”

“婆婆还能等到那一天？我怕我等死了你也长不大。”

我不说话了，一声不吭地爬到老槐树上，抓住一根树枝把自己吊起来。我想把自己拉长，这样就可以长得更快更高了。

“木鱼，”叔叔叫着，把我摘的那把槐花扔到我的脸上，“要这东西干什么？我妈能吃？你婆婆都死了，你还不快哭！”

我哇地哭起来，跑到床前抱住刚穿好送老衣的婆婆。婆婆的头发已经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安宁，如同一片梧桐树叶终于落到了地上。婆婆一动不动，摇晃她她也不动。她再也不会做饭给我吃，也不会半夜里给我点灯了，不会给我抓虱子。婆婆，晚上睡觉我的脚放在谁的膝盖窝里呀？我哭得难过，越哭越难过，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老歪他们站在一边嘀咕，不知说什么。在我觉得自己哭得快要晕过去的时候，叔叔又喊我的名字。

“别号了，跟真的似的，再哭也活不过来，”叔叔说，他抓着我的胳膊一把将我拎起来，“走，跟我打寿材去。”

我跟着叔叔来到他家的仓房，那里堆积了很多木料，各种形状的都有。叔叔是个木匠，这些木料都是他平时给别人做家具剩下的。他在昏暗的仓房里翻找，尘土和锯末浮起来，呛得叔叔不停地咳嗽。他一咳嗽就骂我，骂我什么事都不能干，还骂茴香，说她整天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，然后咚的一声把一块木板从仓房里扔出来。

“呆什么！”叔叔吐一口痰说，“搬到树底下，还愣！”

我乖乖地把那块木板抱到槐树底下。叔叔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槐树，不过比我家的那棵小多了，是叔叔一家从东北回来以后才栽

上的。

一年前我叔叔一家才从东北搬回石码头。前年冬天，快过年的时候，蓝麻子的儿子良生去东北办了一回公事，回来告诉婆婆，说他的满桌老哥要回来了，一两天就能到了。满桌让我们这几天没事就到石码头瞅瞅，迎接他们一家荣归故里。良生把“荣归故里”四个字咬得很重，我弄不明白，就问婆婆，什么叫“荣归故里”。

“就是你满桌叔叔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。”婆婆有点不耐烦，“这个满桌，还回来干什么！”

我听婆婆提过满桌叔叔，他离开石码头的时候我才三岁，抓屎尿玩的年纪，屁也不懂，也不记得。他在家混不下去才离开的，听说整天和一帮混混瞎玩，偷鸡摸狗什么事都干，还经常偷婆婆的钱去花街找妓女。我原来的婶婶劝不了，一气之下喝了盐卤，没死透又抱着块石头跳了运河。找到时婶婶已经死了好几天了，在运河下游五里多远的芦苇荡里被打野鸭的人发现了。那时候叔叔外号叫“小坏孩”，从小就得了这个名字，只有家里人叫他满桌，外面的人都叫他小坏孩，娶了媳妇很多人还这么叫。

叔叔干了很多坏事，所以婆婆才这样说。婶婶死后，留下一个十三岁的儿子，叫大水。大水是我哥哥，他现在跟在别人的船上到处跑，帮着运送东西和做生意。这些年他一直在运河上下漂荡，偶尔会在石码头上停一两天，吃我婆婆做的几顿饭。吃过饭抹抹嘴就走，去睡觉，或者到处瞎转，半夜三更才回来。吃了几天他就烦了，然后和婆婆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跟着一条船离开石码头，不知漂到哪里去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十天半个月，也可能是三五个月，还可能是一两年，全凭他高兴，反正冷不丁又回来了。婆婆也摸不透，他来来去去都神鬼不知的样子。大水哥从不提满桌叔叔，就是他爹，婆婆提起来他就烦，骂骂咧咧地说，回来了我就杀了他。因

为叔叔在婶婶死后就离开了家，谁都不知他去了哪里，几年以后才托人带了口信回来，说已经在东北啦，日子过得很不错，天天躺在炕上喝老酒。他把大水扔给了婆婆，大水在十四岁时开始上船。

“你爹要回来了，”婆婆对大水哥说，“到时咱们一家人好好过个年。”

良生来捎信的那天大水也在，刚回来，从外地带了二斤猪头肉，准备在石码头的家里过年。他一直把猪头肉藏起来，不给我吃，说是等过年时放了鞭炮再吃。他听说满桌叔叔要回来，还带着老婆孩子，脸立刻就耷下来了。

“我们家不要那伙人，”他说，正吃晚饭的他把筷子啪地扔到了桌子上，“从哪里来就让他滚回到哪里去！”

“大水，他是你爹，还打算回来给你娶媳妇呢。”婆婆说，“我也不想看见他，可他总还是你爹，还是我的儿子。”

“谁想见谁见，反正我是不见。我娶不娶媳妇关他屁事！”大水很生气，站起来拍拍屁股就出了门，晚饭也不吃了，“他来了我就走！”

婆婆追出来，说：“大水，你忍忍，过了年再说。”

大水没理会婆婆，径直去了他家的院子，这些年那个院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偶尔住上几天。我听到他砰地关上了门。当时天很冷，已经开始飘飘洒洒地落雪了。天色灰暗，那场雪一定不会意思一下就完事。杂货铺的老歪也这么说，石码头哪天冷成这样哪。

第二天早上，婆婆让我去敲门叫大水哥吃早饭，雪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。我踩着琐碎的雪声来到隔壁的门楼底下，大门已经锁上了。我摸了一下那把黄铜大锁，透骨地凉。我趴在门缝边上对着里面喊了几声，不见动静，堂屋的门上也挂着一把锁。大水不在了。我回去告诉婆婆，大水把门锁上了，门前的雪地里连他的脚印